

风物 深度

画了64幅画的高立：给香港画这么多黑暗后，我又要画一幅彩虹

如何聪明、勇敢、温柔而坚定地继续在香港生活，时势愈难，愈要创作。



2020年，高立辞去《明报》美术的全职工作后，清空睡房的一面墙，一个人在房间里画画，与作家们合作连载《明报·星期日生活》专栏“十二因缘”接近2年，最近结集《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陨石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半夜里，一个人在房间里画画，构图都在脑里。想不通怎样画的时候，他坐在床边抽烟，凝视著尚未完成的画作。

一望就是几十分钟，再站起来，起劲地画。

2020年，高立辞去《明报》美术的全职工作后，一口气断舍离，清空睡房的一面墙，告别身外物，令小小的房间仅有少量的衣服、书，然后就是画和床。每逢星期五、六专心画画。这是画家高立的新常态，为的是赶在《明报》付印前交稿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接近2年，每星期画一幅，造就了64幅作品，早前出版的《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陨石》（香港水煮鱼文化，2022）是专栏《明报·星期日生活》“十二因缘”的结集。

让主题连结到更多人

我注意到高立每次抽烟仅是抽几口而已，把烟头熄灭后，再小心翼翼把烟收在裤袋里。这样就够了？高立轻声说：“要食几啖先醒（要抽几口才醒），要提提神。”高立除下眼镜，T恤擦亮眼镜。他明显很累，访问时刚完结了在太子的布展，继而马不停蹄准备下一个展览。“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陨石”大致上分两个空间进行，一个是在较私人空间展出，另一个相对公开——深水埗的艺术空间Parallel Space。第一部分不对外公开。与其说是展览现场，倒不如说更像同路人的聚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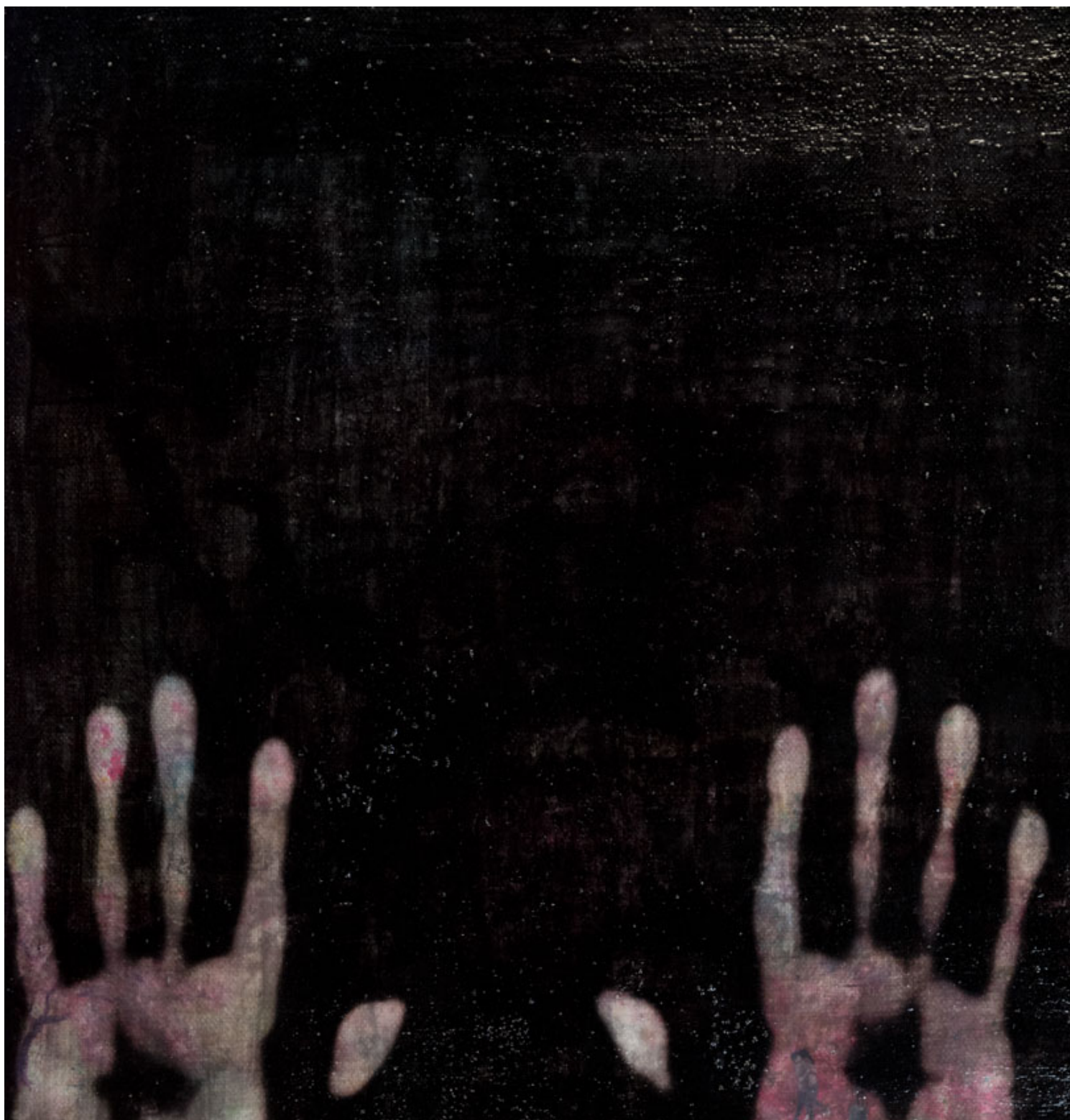
来看画的朋友爬过一条又窄又长的楼梯，迎面是一条条高挂天花板的奶白色长布，分隔空间，布上写有书中的字句“出生就是猛烈的事”、“他们囚禁我们、像我们囚禁你”，接近透明在空中悬挂的白布难免有种白布祭文的悲情。事实上，场内方方寸寸隐藏高立的心意，像长楼梯的角落设有高立制作的“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陨石”走马灯、场内后方一大个书架，所有书一律包上白色书套，书脊写有关天林等人的诗。

紧接的展览在香港的兆基创意书院展出，为期数天，甫进会场是红和黑占据视线，以画面的颜色基调决定布置的方向。或许，高立担心在兆基创意书院的作品有点黑暗，于是再画了一幅《黑暗过后》，乍看是接近铁锈色，透过掌心温度或任何热力，画面上的铁锈色会渐渐褪去，萤光色的画面浮现，树、母女、男女，形塑欢乐的氛围，缤纷的画面寄意留下来的人要好好活著，带著期盼，美好的一天终会到来，黑暗过后会有彩虹。

而展览不仅完结于展场，尚有后续动作，香港近年出现较之从前更多的独立书店，在社区中持续连结社群，高立将画摆放到这些不同的独立书店，譬如一拳书馆、神话书店、猎人书店和阅读时代等等。这样推化开来，有黑暗有期望，相信这些都同他在2022年得到的领悟有关，如何聪明、勇敢、温柔而坚定地继续

在香港生活，时势愈难，愈要创作。

在这之前，高立很长时期没有绘画，尽管偶然也替《明报·星期日生活》画封面。他说：“那时我做全职，又要画画，星期五通宵画画，第二日起身上班。生活实在太辛苦了。那些是为了题材准确地去画，通常用水彩或铅笔，作品的尺寸也较细。现在倒是以同一个题材做不同的表达。近几年社会发生的事令我有种发声的冲动，也想把安慰传递给更多人，很想正正式式在画布上画画。”2019年，他眼见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，便重拾画笔，希望传递温柔和坚定的信念给香港人。如他在《黑暗》一书后记所写：“可以继续写就继续写啦，可以继续画就继续画啦，可以创造就继续创造啦……”





高立所画的《黑暗过后》，乍看是接近铁锈色，透过掌心温度或任何热力，画面上的铁锈色会渐渐褪去，萤光色的画面浮现，寄意留下来的人要好好活著，带著期盼，美好的一天终会到来，黑暗过后会有彩虹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画不是插图

高立形容，自己对美的兴趣是生而有之，他八岁前在福健农村长大，后来香港读书、生活，读设计学院出身。他对自然风景及动物有较多的情感与经验，记得家人农庄里有猪、鸡、兔，村民牵著牛卖牛奶，白日出门而无需闭户。高立的童年就是在村内跑来跑去，而他说“我不认为是成长的某件事，或童年生活令我懂得绘画，我懂得绘画是天生的，可能因为后天训练不足，所以画画技巧并不高，很表达到意念才是我的目标。”

高立不单在画，在这两年间，他连结香港老中青的作家。作家写文，他画画。题目很阔，凡和社会有关的，他都欢迎，并不干涉。作家传来稿件后，高立花一两天细读，再和作者沟通，抽丝剥茧，尽力了解作者所写所想。有说高立的是插画，实在不尽然。

像艺术家何倩彤的描述，高立的作品有别于报章常出现的图形，既非插画，也非漫画，画作本身可以独立成篇，亦可和作者的文字相映，深化想像。举苏朗欣的〈交换温柔〉为例，一男一女，陌生而亲密，透过交友程式相识，男的不放自拍照片在上面，而是放了大大只字：“香港”。这引来女方好感，二人在小小的宾馆房间交换喘息和声音……高立对应的画作以粉色为基调，画了好几位下跪、看不见面容的男子，以及在他们面前匆匆走过的女子，虽是画，却感受到女子走路有风。又点缀几棵又粉又白的树，难以言喻的温柔弥漫在画作中。

高立说自己不是文字人，读设计出身的他很多时候亦是从视觉出发，在吴世宁的前言中亦提及，“（高立）一个曾自我诊断为读写障碍、看电影字幕也难追上的人，竟可每星期捧著一个个由写者或密织或怒捏的线团，细细端看。”难怪高立笑言，这次的文学和绘画的跨界是“个人补完计划”。



高立在兆基创意书院的布展现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水滴与自由联想

我与高立，访问里谈得更多是关于绘画及创作的根本问题，从画的过程开始：“画画有一个方法是打 Gesso，用石膏在画布上打底，形成比较白的表面，要是没打石膏的话，画布总会浮现卡其色或麻布色的。”事实上，我们在坊间买到的画布，一般已经用了一层石膏液，薄薄的一层，以平滑居多。“有时，我喜欢在画布上打上厚厚的石膏液，造就凹凸的感觉，甚至利用画笔在石膏液上制作漩涡，令到画作更有厚度，譬如对照淮远的诗〈谁也不是尤利西斯〉就是用此方法。”每每等石膏液干之际，特别花时间。

其后，重要的绘画步骤是高立形容的“水滴”，亦即是滴漏（Dripping）。心理学上的墨迹测验（又名：罗夏克墨渍测验）和高立常使用滴漏（Dripping）的画法有关。墨迹测验是由瑞士精神科医生、精神病学家 Hermann Rorschach 提出的投射法人格测验，邀请参加者对对称的墨迹对称图形进行自由联想。“为什么心理学运用自由联想做实验呢？因为自由联想是最深层次的东西。基本上，参加者看到什么，就是他内心深层次反映出来的。”

三半更夜，他往画布倒颜料，让颜料在画布上随重力缓慢流动。而透过“水滴”形式的画面是顺著天意改变

的，就算高立本有想法，出来的效果也非一定如他所愿，尽其量捕捉到大概的感觉。他对我说：“像我画你的那篇〈这晚过去〉，文章是围绕离别，一个人孤身去陌生的地方。所以我很早就决定要画雪山。我运用渲染方法和渲染去勾勒雪山的轮廓，然后再画上纸船、墓碑之类。”

高立提及的自由联想，著实对他对文字的自由联想。“18世纪画画的人习惯画草稿，他们运用粉彩构图、阴影、颜色搭配亦已安排妥当，接近finish的状况，继而再以油彩重复去画。我的方法倒不是这样，自由联想于我非常重要，而我是没有画草稿的，仅有一些我对作者书写文字的感觉。”

在洗碗时静观

跟高立谈了几小时后，便会发现他对于因果、统一的叙述有点抗拒。意思是，除非是摆在眼前的事实，譬如在那里长大、在那儿读书之类，他鲜少直接回应。他重视生活的质感，喜欢编舞家Pina Bausch的作品，画作中常见细小角色在画中穿插；他喜欢视学层面的安排，构图对称、对比色、几何块面等等都是常出现。

高立自言是个没计划的人，画画时讲求当下感觉，近乎即兴，见步行步。他形容自己做人也是差不多这样，生活随性，然而当决定要做一件事时，便奋不顾身，全力以赴完成。“事实上，我对画画的理论及技术不太感兴趣。我不是那种很喜欢深究某一东西的人。理论对我来说有点遥远，我比较喜欢动手做，对生活中的细节反而感兴趣，喜欢专研生活细节的情趣，譬如做小手工、烹饪等等。”此话不假，我也亲身体验过高立在大伙儿去野餐时，特别带来锅子、肉桂和丁香粉调制印度奶茶；圣诞聚会前夕，又特意找香料酒的传统食谱，即场烹调香料酒。

香港诗人陈子谦也是《黑暗夜空擦亮暗黑陨石》中的文字作者之一，他在脸上提过一行禅师关于洗碗的故事，高立对此很有共鸣，那几乎是综合他对艺术的看法：一行禅师说洗碗的方法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为了把碗洗干净而洗碗，第二种是为了洗碗而洗碗。可想而知，第二种方法是洗碗时专注于每个动作和感觉，顺著自己的呼吸，提高专注力。“若然一个人洗碗洗得好，写诗也自然写得好。我不太肯定自己领悟到一行禅师的真正意义。但是，从字面看来，我倒是很认同这句话。因为当你在生活细节上用心，同样的用心亦能转化在艺术创作上。”高立说。

他提起另一位香港作家李嘉仪对“洗碗”的留言，有人鼓励用洗碗的时间当作静观，从专心感受水流过指缝间的触感。高立觉得她说得很好。什么是艺术呢？他形容艺术是只要我们心静下来，训练自己对生活上细微之物的敏锐度，当你拥有这种思维，就拥有转化观察日常生活的能力。





烈日当空下的高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